

总是想得太多

春在枝头 ◆ 戴蓉

春天给人的第一感觉竟然是“突兀”。一墙之隔的小区，一夜间就开出柔柔粉粉的一树花来，看不清是不是早樱。南方的早春，虽然并非满目凋敝，但那样轻盈粉嫩的一树花，衬着野猫踏过的老墙头，看了还是让人微微错愕。桥边的柳树突然爆出点点新绿，柳芽浆液的饱满，简直能掐出一汪水来。这个时节柳树的绿，果然配得上“新”这个字。白玉兰不知不觉就开了，硕大的花朵在风里有点像簌簌飞动的鸽子。如果天是蓝的，一树玉兰白得反光白得炫目，到夜里便泛出微微的荧光来。

春天的时鲜菜，吃的就是迫不及待。微红的香椿树芽闪着淋漓的水光，浓烈的滋味有人嫌弃有人喜欢，香椿炒蛋、拌面、拌饭，甚至揉进饭团里野餐去。枸杞头正嫩，汪曾祺先生在《故乡的食物》里，详细介绍了凉拌枸杞头的做法，说那滋味“极清香”。“清香”不容易形容，于是文中写道：“我所谓‘清香’，即食时如

坐在河边闻到新涨的春水的气味。这是实话，并非故作玄言。”春笋和蚕豆形味俱佳，是人饕的食材，而“菜花黄时食塘鳢”几乎可以当作诗句来品。三月的弥陀芥菜香气辛辣，斜切成片与春笋同炒，或者烧菜饭，都是春天里别有风味的家常饭菜。

小时候不知道为何会有人伤春。春和景明花草齐发，连纸鸢都轻快地飞上了天。后来懂了，却也难以述说。有个据说是修好了四禅八定的朋友，和他聊起春天，他说：“怕见烟花春景。”我听了默然。春天一到，总有人提及“春在枝头已十分”，而我记住这一句，缘于多年前读过的短篇小说《解发夫妻》。他和她是恩爱夫妻，却由于婆婆的挑剔和不容分手，十足现代版的《孔雀东南飞》。最后一面，她已出家，送他至阊门。“一转身，转手摘了一叶赤红苕提叶，一面行一面嗅，原来春在枝头已十分。”他未再娶，有人问起玉言，他平静地说：“对不起，玉言已经过世了。”玉言，是他爱妻的名字。

让思想拐个弯

含蓄的语言 ◆ 顾土

过去，报章上喜欢用盲人、聋哑人，而我们在平时说话，就喜欢加个“子”或者“巴”，聋子、瞎子、瘸子、哑巴。其实古人也是如此，譬这样的字大多只是书写用语，而口语中这个“子”那个“子”的并不少见，黑旋风李逵、花和尚鲁智深就喜欢这么说。

大约 20 多年前开始，无障碍通道、无障碍厕所、无障碍车位、蜂鸣提示等开始引进，而我们的日常用语也逐渐有了变化，“子”少了，“巴”尽量不用了，含蓄的说法替代了那种直愣愣的语言，这应该算是一种文明的进步。后来残障、智障的说法又传了进来，其实，这比用“疾”更顺耳，讳疾虽说不能忌医，但与人说话时却是礼貌。可是，含蓄是语言文明远没有成为共识，近

来就常见“脑瘫”这个词频频出现，难道就没有比瘫字更讲究、更显得尊重的词语？肛肠医院、肿瘤医院、精神病医院，实在说不上含蓄，看着难受、听起来也不舒服，而同仁医院、安定医院，非但含蓄，还挺会意。

上个厕所、上个大号、解个手、方便一下、去趟 WC，都是含蓄的语言，而且人人明白，上个卫生间，当然就更雅致了，至于那个卫生间是否卫生，则是另一回事。在内急的情形下，恐怕只有幼儿才会直抒胸臆，直白地说要干嘛干嘛。长大了、成熟了、有礼貌了、受过教育了，都会让语言变得含蓄一些，因为含蓄是文明。

含蓄的语言如果生动，就更有意味。有钱人、富人，都是直白的说法，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有个词

西南的琐事尘语

旅行的十天之限 ◆ 洁尘

又要出门了。这趟不远，泰国。应该是一趟很舒服的旅行。同行的六个大人全是闺蜜，二十多年的交情，可以话唠，可以沉默，相处起来十分放松且心领神会。另外加上两个孩子。孩子不费事，一个女孩，17 岁，一个男孩，16 岁，都大了，生活上完全不用操心，反而还是帮手，只要不拉着人家使劲聊天使劲拍照就彼此相安无事。

一行人自由行总要有个领队。这次由我担任领队。

先选时间段。然后订机票。到网上一搜，林林总总，但原则很清楚，直飞最好，若要中转，最好当天到达，这样一筛选，机票选择余地并不大，很快确定。再就是订酒店。首先要求是地段，要住在对于旅行者最方便的市中心；再就是价格，实惠是核心要求，因此民宿或设计型小酒店成为首选。到几个网站一查，选择余地蛮大，看了一圈旅客的评语，选出几个备选的，再仔细斟酌一番，然后下单预订。我们这次是度假式的旅行，曼谷也好，清迈也好，原则上是放下行李，不挪窝。

接下来是一堆杂事，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火车票、城市中的交通工具、旅游景点的攻略研究、当地美食名品的资料搜罗、货币兑换……

等等。这些都必须事先做做功课，但都不是很要紧的啦。

总共多少天的旅行呢？这个其实是最有意思的。我是相当喜欢旅行的人，每年都要出门几趟，或国内，或境外。我发现，其实，如果是旅行的话，十天应该是个界限。

荒木经纬说，“旅途会带来人类最重要的一种原始情绪：乡愁。因此旅行才令人期待啊。”这话我深以为是。对于像我这种出生、成长、定居在一个城市的人，唯一能够体验乡愁的机会就是旅行。而乡愁的生发时间非常奇妙，差不多就是十天左右。荒木经纬也认为旅行的时间以一周至十天最为理想。当我在他的书里看到这一点，先是相当惊奇，因为荒木给人感觉是一个视旅途为居家的那种人，但细想，人与人之间其实并无太大差别。关于十天这个说法，我还在我的朋友王寅那里得到过印证。王寅是诗人、摄影家，非常喜欢旅行，跑过几十个国家，但他也说，十天。

以我个人的经验来看，十天为界，恰如乡愁之米酒刚刚酿好。

马上要出门的这一趟泰国之旅，我仔细考虑了一番，又结合了同行闺蜜各自的实际情况，于是定下了整个旅行的时间，八天。

本埠生活录

写一条小路。

红枫路，我家门口的一条普通小路而已，瞭望一眼便到头的长短，略略一脚小油门，可以全程压一遍，就马路来讲，实在家常不过，论名字，亦平淡无奇，甚至有点小俗气。然而，这是一条十分疯狂的路。我相信，全上海，不会有一条比它更厉害的小路了。

红枫路南头，耸立着一间名动四海的学校，我国第一，世界第几我不记得了，中欧国际商学院。门口清朗安静，贝氏风格显著。这所学校出来的学生，是我见过的，最沾沾自喜的一种人，比哈佛耶鲁剑桥牛津的学生，神气自恋一百倍。



都市专栏 周刊 第 391 期

“大款”很盛行，款就是钱，还挺大，请客大方、送礼大方、买东西大方，一说大款就会想起那个模样。那时大款稀罕，于是有人天天想着傍大款。如今时兴称土豪，土豪是个有年头的词汇，能够重返，大概是因为有些人既豪且土，非土豪不能形容。别看出手阔绰，有豪宅、豪车、豪庭、豪表，什么都豪，就是没品位，所以一定叫土豪不可。

从前一说富人就是大腹便便，尽管生动但欠含蓄。因为那时大家的目标是温饱，有人能吃很多，还可以把肚子吃得够大，肯定有钱或有势。后来出国的人越来越多，到世界各地转了几圈，发现有钱人的肚子并不一定都那么大，有了钱可以去健身房，可以去海滨度假游泳暴晒，可以上健美操课，并非老在那里吃喝。现在，大腹便便这个直白的形容几乎要销声匿迹了，起码和有钱人不再挂钩。

30 年前北京人出去吃饭都叫搓饭，大伙聚在一处大啖一通，叫搓一顿。这个词特白，将那种狂吃猛喝的劲头表露无遗。现在有人来请吃饭，短信上都称小酌，或者是餐叙，时代变了，没什么人再天天想着搓了，于是小和叙成为聚会的主流。看来，语言含蓄，与时代互为因果。

诗歌口香糖

无 题(391) ◆ 严力

➔ 雨下个不停
我在室内听音乐
而耳朵则一直在听雨
它喜欢更宏大立体的声音

➔ 哭笑不得是因为人们
天天都想发明笑声而引起的

➔ 多数人都是恋情结束之后
体内的防盗铃才开始响起

➔ 表象总是注意行为修养的事物一旦进入深部
违反善之规律的事件
就会此起彼伏

➔ 幸福的到来与离去
几乎发生在同一时间
不同的是选择性记忆

小路志上篇 ◆ 石磊

这所学校的停车场师傅，是我见过的，最客气有礼的工人大叔，来停车的，统统是大老板，一个也得罪不起，这是大叔笑呵呵跟我说的。以上是我的偏见，枯荒的人世，因充满偏见而生动有趣，这是我的又一个偏见。

中欧贴隔壁，是浦东妇婴保健院，听起来好像乡村卫生所似的，其实规模庞大，不容小觑，仿佛是浦东地区，最著名最高端的生宝宝的场所。此地日日夜夜人山人海，浩荡泊满私家车，人气旺到满坑满谷寸步难行。我比较看不下去的，除了诺大的生产基地，居然连个充沛的停车场都不备，还有就是前前后后，家属们要吃口热的，都极度凄惶，只有保健院门口，一个潦草不堪的吃食亭子，卖些炒面茶叶蛋之流，广大家属蹲在马路牙子边，稀里哗啦吃上几口，真真悲切仓惶。隔壁的中欧，盛产人之精华，社会栋梁，大小土豪，

累累串串。各色总裁班的同学们，男男女女携手扫荡世界，杀人不眨眼地买买买，真真豪气干云极了。这两间单位，长年累月肩并肩背靠背，一家真是欧洲级的，一家却是乡村级的。居然从没看到中欧里，走出一个两个有社会同情心的，有商场实战力的，至少，把停车和吃饭这样的生理基础事情，出钱出力，给改善一下的。他们出入此地，仿佛根本没有看见眼前的这些兵荒马乱。于是，我对精英一向没好感，对名牌一向缺敬畏，还是相信党和国家，比较靠谱。darling 你说是不是呢？

红枫路短小，却无比精悍，那么一条小马路上，居然密密麻麻，耸立着两间教堂，一间基督堂，一间天主堂，襟怀磊落，各自立在路口，风雨守望着自己的信众。周末弥撒分中文英文两档，实在细腻体贴感人肺腑。全上海，绝没有第二条马路，有这种楚楚风致。

钢笔画世界

法国卢瓦尔河谷的香波堡 杨秉辉 画\文

法国卢瓦尔河流域有许多著名的古堡，其中以弗朗西斯一世作为狩猎行宫而建的香波堡最为壮观。香波堡始建于 1519 年，历时 166 年至 1685 年方始建成，为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性建筑之一。城堡宽 156 米、深 117 米，有 440 个房间。其中有两组独立而又相互交错的旋梯，传为按达·芬奇之设计而建，据说可免王后与国王的情妇相遇而生醋意。香波堡被法国人视为国宝，1981 年被列入《世界遗产名录》。

细节是一种奢侈

“断舍离”与囤积狂 ◆ 阿眉

断舍离：断绝不需要的东西，舍弃多余的废物，脱离对物品的迷恋。日本的山下英子首先提出的这一概念，通过几本畅销书大行其道，简直已经和村上春树的“小确幸”一样，成为近年由日文引进中文的舶来流行语之一。

那本名为《断舍离》的书我是借来读的——也算贯彻了这本书的精神，全书中心思想是面对家里任何一样东西都自问：我现在需不需要？只要不符合“现在”和“需要”这两个标准，就扔掉它。号称由此可以从关注物品转换为关注自我，环境变得清爽，心境也随之改善。

就像只有营养过剩的人才谈得上减肥一样，断舍离其实是非常奢侈的概念，是要出现在人类已经物质丰富到不虞匮乏甚至过剩，对物质有了足够安全感时才可能出现、被大部分人接受并流行起来。一个典型的反例就是：杰克伦敦的小说《热爱生命》里，在荒原上流浪几乎饿死的主人公刚获救时，对饥饿的记忆和恐惧让他躺在床上塞满了硬面包。曾经饱尝物质匮乏滋味的我们，在一代人之内就可以进步到体力力行“断舍离”，实在值得庆幸。

与断舍离相对应的，是囤积狂。作为和杂物缠斗经年的主妇，用不着读什么《断舍离》，大扫除后门口也永远会堆起几大包准备扔掉的垃圾，当然读过以后扔得更加有理有据斩钉截铁心安理得。而同时，在虚拟空间里，我的囤积狂症状却在日渐加重：见到略微听过名字的资源就顺手拖下来，在线可以看的电影，也忍不住先下载一份——万一又想看的时候找不着了呢？以及……乐观地注册了好几个云盘后，不得不叹口气，发现还是硬盘靠得住。

也许不止我，网络上，越来越多的用户在分享文件、合集、网盘搜索工具、在线下载神器……常常附有“尽快下载，丢档不补”的警示。

终于有一天被吓到了，是看到有人转发某个网盘资源，号称“逆天 200T 全集”，200T？相当于 200 个 1T 的硬盘！一时间，满心荒凉如一张大网兜头罩下，我忽然觉出了这几个月见到什么都“好歹先拖下来再说”的荒谬。我停不住一次次点击“下载”的手，就像杰克伦敦小说里的主人公，储存了太多的硬面包。